

吴风越雨

履痕

橹匠

皖南纪游

| 雲也 文 |

| 夏俊 文 |

1963年,水乡甘露。

南舍人陈士元,时年16岁。因家境贫困,上不起学,虽成绩优秀,也只读到初一便辍学在家。同年三月,陈士元放下书包背起木工箱,随姐夫顾阿林走进了甘露月溪河畔的手工业联社。

此刻的月溪,正是春水暖漾时。河上舟楫往来,一片桨声橹影。陈士元根本没想到,从那一刻起,竟开始了他长达62年的做橹生涯。

姐夫顾阿林跟当时的木业社主任谈金生老师傅学做橹,也是一把好手。陈士元则跟姐夫学做橹,他和所有的“学生意”(学徒)一样,从最基本的垫橹垫学起。他每天找来废木料,捡一小段树,在街路上练习。垫好,凿掉,再垫好,再凿掉……反反复复。那时农村船多,生产队里的船会定期进行修补,其中垫橹垫的活最多。这类活,全是由“学生意”做,虽然简单,却也关键。如果没有垫好,橹就会掉下来,甚至橹垫崩掉。

陈士元虚心好学,再加上心灵手巧,不到一个月,便能接垫橹垫的活了。而正式学做橹,则是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础训练。顾师傅首先讲授推刨。诸如虚实、发力、乘势,要练到轻重随心,收放自如,着实不易。其次是练习斧头砍树。说是砍,其实是砍中带削,主要练习眼力、角度、力道,一直要练到能用巧劲,眼到斧到,砍出大概的橹形为止。

整整一年,陈士元推出的木花如山,砍细的树干无数,终于可以正式学做橹了。但在做橹之前,还得学习一项技能——墨斗弹线。陈士元有一只梓树独木鱼形墨斗,鱼鳞片由当时有名的雕花匠陈仁生帮忙雕刻,据说拿出去没有谁的墨斗比他的漂亮。弹线,由谈金生老师傅亲自教授,是最后一个基本功。面对一棵树,或一块料头,要学会目测,眼光一扫,就能估出可以弹多少条橹,其中有几条可以做成几吨头船的橹。弹好线后,沿线“解”料头。“解”料头另有专人,但外出闯江湖,就只能自学“解”料头。“解”料头也是个技术活,必须“解”得线正确才不浪费木材。

基本功纯熟之后,陈士元正式入门,开始学做橹梳、橹床,再用几条箍将之与橹本身装配起来,组成一条完整的橹。箍,有铁箍、藤箍。藤箍的用材有讲究,一般采用花片藤,因其有韧性、弹性,收紧效果好,遇水不会松。做橹梳、橹床,比较快,个把礼拜,然后学绕箍、敲箍。将箍敲紧也有技巧,过紧易断,过松不牢,全凭手感,用斧头宽厚的一侧敲,慢慢体会斧头敲击时,传递至手上的震动力度。敲好后,用桐油仔细地刷。考究的会把废弃的布鞋底磨成细屑拌在桐油里,再揩在藤箍上,令其嵌于藤间,结硬后藤箍更为牢固。

学做橹身,是最关键的一步,因为它的长短形状没有统一的标准,甚至可以说每一条橹都是不一样的,对斧劈、推刨,是一个考验。来买橹,先是报吨位,比如5吨船,就需18尺橹;3吨,就是15尺—16尺之间。此处的“尺”,是橹匠专用的一种橹尺上的尺寸。橹的形状最好是做得一模一样,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,主要是提供的木材不标准,树和树都不一

样。如遇结疤,必须考虑哪里多去掉哪里少去掉,在不影响整体的前提下,尽可能做得漂亮些。如果结疤多,对橹是有影响的,不过“亮结”的影响不大,做成的橹一般是不会断的,可放些桐油灰嵌满。油灰都是自己做,石灰加桐油,在石臼里捣,捣至凝状即可。橹身做好后,进行抛光,要用三套小光刨,刨到橹面上没有一丝斧劈的痕迹,再用砂皮稍微掠一掠。然后与橹梳、橹床组装完整,即可下水试橹。

三年学艺,弹指一挥,陈士元从懵懂少年成为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师傅。后来很多村的橹都出自他手,条条好用,赢得大家一致称赞,老师傅们也放心地让他出去闯江湖了。

有一次,陈士元在常熟做橹却遇上了问题,条条橹下水不好使。陈士元百思不得其解,一时愁眉不展。后来,陈士元心有所动,急忙叫人将旧的橹捐起来看,发现果然不同。旧橹,上面饱满如鲫鱼背,下面则扁平如刀削。陈士元顿时明白,清水里的橹不能拿到潮水里去用,潮水冲击力大,照原来式样做的橹,会浮于水面而压不下。只有上满下平的橹,才切得牢水。于是,陈士元把橹下面三两下刨平,立即就好用了。他感慨地说:“老百姓,老百姓,用的人最懂。做橹,不能墨守成规,要根据各地的水况,进行调整才行。”

当时正是船运最发达的年代,各地大量制造水泥船。苏州、钱桥、江北等地的水泥船厂,都来请名气日盛的陈士元去做橹。陈士元一共跑过四十多个码头,他们有木料,但没有人会做。那时也没有电话,大多通过朋友介绍,或写信联系,讲好待遇再去。有一年,陈士元带了11个人,其中包括吴县和常熟的,定点在兴化水泥船厂做橹,一做做了六年!

橹匠们,一年四季,不耕不织,凭一门手艺,或孤身一人,或结伴而行,四处闯荡。也许是厌倦了漂泊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陈士元回到甘露,在徐典桥和新泾桥之间开了一间橹铺,又做了18年的橹。随着船运时代的结束,生意日渐冷淡,靠做橹已经无法养家,于是在他56岁时便进厂做工。

有时,太湖上的游船需要橹,还会来找他定制。上班之余,早晨或傍晚,都能见到他在屋后的场地上推刨斧劈忙碌的身影。即便没有订单,他每天也要摆弄一会,方可安心度日。心之所爱,念之所执,从无间断。他曾收过几个徒弟,有外姓的,也有本家的,但都没有传承下去。现如今,水网密布的甘露,就只有陈士元还在做橹。

陈士元16岁学做橹,三年出师,19岁闯江湖,闯到37岁,现在78岁,做橹半个多世纪。那天,来到南舍拜访他,只见他手抚橹身动情地说:“我天天与橹打交道,一天都没离开过橹,连梦里都在做橹。”闻听此言,为之动容。

这是南舍这个小村庄里,平凡而又非凡的橹匠。陈士元以木为友,与水为伴,镌刻着属于自己的木水年华,年复一年。这,或许也是生命的一种觉悟和圆满。古人曰:渔隐耶,鸿溪一钓蓑;稼隐耶,历山多舜草。今吾曰:橹隐耶,南舍听水声。

牯牛降

周末拟古作字,忽萌皖游之念,飓风渐弱,拂窗而过,仰首观象,有雨色,不顾,从无锡驱车八百里许,宿安徽石台。

翌日,内促早起,饭已,往牯牛降,循山蛇形,峰为黑云所蔽,知为雨兆,至北门,倩导进山。雨廉纤不止,过楼山桥向右,避喧跻小道而上,路转溪回,穿林打叶,泉声潺潺,不绝于耳。少顷,至严家古村,白墙灰瓦,回廊花窗,石板新筑,老屋半茸半圯,循石径徐行村里,脊沿相对,望天一线,贾人设摊以售土产,俱茶叶、鸡蛋、板栗类。见鸡立树上,诧询鸡价,老者云每只一百五十元,忖肉紧味美,不觉口涎外溢,暗自发笑,出,过农具屋,引水为碓之所,栈道嵌于半空,危壁突石,下空临涧,涧水清冽,一眼见底。越鸳鸯潭,雨止,渐闻水声轰然,路绝涧穷处,一水为峰所拱,从夭而出,曲折为四,訇然下泻,坠于潭边乱石间,然一泓清水无波如镜,叹以为奇,偶有小鱼张口探水,见人影倏尔远遁,一漪晕开,漫向潭边。前有方石如堞,水由堞隙争下,奔流乱注,飞花喷雪,面瀑踞坐,与醉翁同乐耳!

扶向路返楼山桥,向左循栈道二里至龙门潭,潭为山所环,不复前奇,云雾遮峰,欲坠涧底,知雨踵至,弃跻而返。

白石村

由牯牛降至白石村约数里,惜荆棘塞途,无路可行,遂从路绕山行四十里,峰迴溪转,崖壁参差,半小时至村口,石路颇狭,仅逾一车。村傍溪而筑,白墙翘檐错落山间绿林,循溪径蹑足而行,野草繁芜,布于溪涧径边,苔痕满壁,败瓦颓垣,久无人扫。时有匠者修缮,砖石木材散落一地。忽一桥如虹,悬于空中,玉腰瘦影,俱由卵石垒成,下空无物可支,目之生骇,喷之为奇。移足蹑蹑而上,无栏可倚,不禁悚然,凌空伫于桥上,山风吹袖,逸兴遄

飞。俯瞰桥下,水声喧润,奔流于卵石草莽,客皆仰首笑言仙人下凡,伸臂争摄,余无遗胜,无甚可览,出,往休宁木梨硐。

木梨硐村

石台县白石村至休宁木梨硐约三百里,车行两小时至一山道拐处,辟地为停车场。村坐落于山巅,因道未通,须爬五百多级进村,阶为木制,中填土石,仰观梯蹬插天,陟阶而上,屢陟屢歇,扶栏吁吁带喘,汗落如豆,皆平日怠惰欠松柏之质。及巅,已是步履蹒跚,甚是狼狈,低首不发一言,恐招内笑。念村人每日负物上下,何堪其劳矣!

抵老木匠客栈,已暮霭沉沉。倚栏望远,群山褪绿,少顷,隐于夜色,山影顿失,惟木梨硐檐间灯笼高悬,楼台夜宴欢开,我敬青山酒一杯,青山笑我何来迟,南腔北调,薄醉笑语,旋于空谷竹杪,已而夜阑兴衰,次第返屋入寐。余爱山眠迟,跌坐高楼,是夜无月,山间寂寥,鸣虫破幽,恍与世隔。

晨光破晓,余急往楼台,层峦叠嶂,群峰起伏,足下茂林修竹,扶风婆娑,仰观苍穹浩瀚,黑云压顶,弥于翠微之巅,隐天蔽日而弗睹烟岚云岫之境,怅惘矣,然殊景别味,亦慰远来之劳。

膳毕,循仄径迂曲村里,殆每户临崖筑台,置陈几椅,与客览峻岭之姿,向东出村尾,徐徐右旋,路甚狭,左崖右涧,涧底水桶散立,蓄泉以供村需。约二里,有岔道朝东北两向,右一堰卧涧,缜思向左,行未多时,有花炮残遗草间,不胜其感,举首蓦见幽宅骈立,花圈栉比,骇返岔道,越堰向右,攀跻而上,俄然念起抖音直播,与粉友共享氤氲山色,操机立办。陟二里,蹬级尽处,径夷地阔,一亭兀立突石之上,凭栏眺远,一目尽收,峰岭盘结,万壑千岩,木梨硐远远在望,三面翠崖环绕,错落参差,耸与绝巘之巔,白墙黛瓦,烘于万绿之丛,与天比邻,与云同栖,羽客相访,当呼桃源战。昨以村望山,今以山看村,胜绝一矣!



雨暮

摄影 搞活